



新論

下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83
2





新論下

守禦

方正學印

凡守國家修兵備和戰之策不可不先定二者未決則天下汎汎然莫知所向紀綱廢弛上下偷安而智者不能為謀勇者不能為怒日又一日坐使虜謀稔熟拱手待敗者是皆坐於內陰有所懼而不敢斷故也昔者蒙古嘗加無禮於龜山帝以萬乘之尊而祈身代國難將發兵征之當是之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天下孰敢不以必死自期故億兆一心精誠所感能起風浪殲虜海上是所謂

新論

卷下

五

山

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古人有言：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也。臣故曰：和戰之策先決於內，斷然置天下於必死之地，然後防禦之策可得而施也。今虜但請通市，未至戰和戰之策，似非所論。然世不知通市之害者，其心畏戰，其策必出於和者也。能痛拒絕通市者，雖其勢至於戰而不畏者也。凡事豫則立，二者得不豫決哉。今攘夷之令布天下，和戰既決，天下知所向矣。臣請陳守禦之策。夫天下宜警革者有四，其一曰脩內政，其目四：興士風也，禁奢靡也，安萬民也，舉賢才也。夫士風之敗，由國無廉耻，而所以勵廉耻者，則在賞罰之

1883-2

用也。故其制刑賞予奪，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苟可賞也，雖卿相之位，國郡之封，不吝可罰也。雖貴戚權勢，不避道之所存，義之所在，則雖無法之賞，無政之令，無行而不可，而其平居所以激勵士大夫者，雖一顰一笑，而未嘗不足興起惰頑，故其勸勉懲戒之必如東照宮及當時名賢，磨勵士衆者，則士風有不興乎。奢靡之於國，士民不得不貧，風俗不得不壞，請謁以行，怨讟以興，故理財正辭，量入為出，邦用有常，尊卑有分，身自率先，群下治宮，壺清，府務損冗，官除煩苛，省土木，玩好無用之費，此古今之通論也。今如必欲息奢靡，

則當使人去虛飾而尚至誠欲人去虛飾則當使人相
 憂恤如同舟遇風欲人相恤則當示以天下之大患勵
 以嘗膽坐薪之誠也簡練兵旅脩備軍實上下黽勉常
 如臨戰陣之日天下知所警戒然後奉制度尚勤儉則
 奢靡之習有不革乎建治初既斬元使將伐其國下令省公事行儉約休民庶以備軍實
 其令民如是則上下決意備豫而後勤儉之政可得行也農者民命之所係故抑未
 貴本制產頒職時使薄歛均田里除兼併去姦民懲罷
 惰通情好恤患難明其什伍教之保任富庶而孝弟使
 老幼孤寡有所收養皆所以安民古人所論具矣今欲
 必施行之則當使上下知恤欲上下知恤則當動民以

實事而不可喻之以空言故修戰備峙軍實其重儲糧
 常如凶荒之後相勸勉勤苦如保聚避寇之日同心一
 力無或懈怠然後發政施仁萬民有不安乎賢才之在
 國古人譬之虎在山其所在隱然人畏之故舉而措之
 廊廟則內重而外輕逸而在艸野則艸野重在邦國則
 邦國重外有重者則天下將有輕視廊廟者焉是以聖
 賢拔天下俊豪收天下重望而措之廊廟盡天下之謀
 議使天下仰廊廟如駢子之慕父母然後大業可得成
 也古者舉賢才不限以門流至大寶制令亦使國學得入大學試用且如虞夏商周學制亦備矣而諸侯亦有貢士之法皆所以旁羅天下俊賢而不遺也天下之事固不一端而取士止於一國一都則其國都之間俗

所慣習風尚素同而其所以謀議布陳亦不甚相遠言多雷同其於天下之事偏舉一端而不能兼天下之善故聖賢於所以致天下賢俊者尤盡心焉故禹曰萬邦黎獻惟帝時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苟能致思於此則舜之所以無為而治者亦可見也今欲必致天下賢才取士之法不可不得其要取士之法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是而已天下之士皆得有所敷納以盡其所蘊泄平生鬱勃之氣誰敢不感激爭陳其言明庶以功則言可底行而智愚賢不肖能否以判空踈之士不得冒進而謙讓廉退之風興矣車服以庸則實才者立實功而受其榮天下誰不敬應於其大有為之志如此則天下賢才盡集廟堂兼天下之善以布於天下天下

誰敢不知廟堂之重而敬戴之也其二曰飾軍令其目有三汰驕兵也增兵衆也精訓練也夫兵之貴精也固矣而驕兵之於國居則蠹民傷俗戰則虺怯喧噪動犯軍律取敗之道也故謹察其驕奢淫佚不可用者盡沙汰之使兵皆精銳然後可以守可以戰也兵皆聚都城坐銷穀祿所以不得多養故善察古今兵制之沿革兼用土著之制使兵數衆多用之不竭則可以應無窮之變也且夫外寇之與內患必相因者古今之常勢也今無行之民帶長刀提銃鎗烏聚星散飲博劫盜以賊害良民者充斥村野流賊之形成矣或有水旱疾疫其變

未可測若使外虜乘機投間引以為聲援則變之又變可為寒心焉今善通其變土有兵地有守則流賊之漸可息外虜之應可絕然後可以防不測之變也訓練兵旅者非花法兒戲之謂而其可施於實用之宜講也故教以陣營之法習以旗鼓之節悉除去無用之虛文至易至簡易知易從而試之田獵用之追捕勞之工役狃之險阻艱難風雨寒暑負重走遠之事使士卒習進退輕險阻不以軍旅為難事所以練其膽膽練而後遇事不懼得臨機應變如此然後緩急可用也其三曰富邦國天下人牧率皆怠傲驕奢誅求無常用財無制以自

致貧困是皆由其長官掖婦人之手生則逸目唯令色耳唯巧言未嘗知艱難也今列國各守封疆大小相維以藩屏國家勢如百足之蟲足以免土崩之患如能因而勸勉激勵分以天下之憂責以方面之任使之戒勅繕脩常如與虜兵對壘而時視察其勤惰以行黜陟輕重有權不拘以常格要使邦國盡知所憂恤乃使之亦興士風禁奢靡安百姓舉賢才而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其國豈有不富且強乎且邦國所困糴糶之權在商賈而不得不仰給焉百需皆資於市而每患物價之貴歲時所獻幕府除其國土所產外魚蝦餌餅之屬

多出市人手其爲物非如銅鐵鉛錫箭幹膠漆有益實事者之比而必待賈豎印封以驗其信騶從必雇於市井置之前行宴飲待市人刀匕然後盡其歡及他宮室衣服婦女玩好凡奢侈之所以糜財者視以爲故常謂之大名役雖其君相謹守舊習不或敢易之而邦君皆空其國以家江戶鍾天下膏血於都下則其民亦爭離鄉土徙而家之野荒民散國得不貧乎今欲轉貧爲富固不得拘習俗俗以爲不可廢而有不可不廢者以爲不必興而有不可不興者斟酌損益去虛文而就實功亦英雄所以相時弛張之權衡也其四曰頒守備天下

大名聚會共守江戶其重內輕外之意則有在焉然兵常無事而食驕奢淫佚足以弱天下之力而天下要害有所不守則亦非所以待夷狄之備也夫京師者天下之首領而江戶者其胸膈也大阪者其咽喉而相摸及房總者江戶之牙唇也伊勢執田者神器之所在而天下神氣之所寓也皆宜嚴設守備焉而守兵之規未盡立救應之約未甚明有有城壘者有無城壘者皆非所以聳動天下使知所警守備之方不可以不議定也長崎者番舶所輻湊守備素設焉如今日則虜無所不可至而舉海內皆爲長崎矣其所以守之者亦與長崎何

異也。且如海外諸島及蝦夷地方，亦自非時遣官員率兵往來巡視，則無以察聲息，無以宣威信，無以固人心也。蝦夷之地，自世俗視之，如得之無益，棄之無損者，然我棄則彼取，必然之勢也。異日使虜盤據，以為巢窟，以逼松前，則與羽必騷動，往來寇汭海，則天下亦騷動。故我弃彼不取，特以為弃地，則猶未為大害，使虜有之，則彼有大利，而我有大害。若能立之經制，使沿海諸國及諸島無所不守，則兵之坐食於江戶者，有所分，而粉華奢淫之習可革，邦國君臣往來守海上窳落之地，不得耽宴安於都下，兵卒亦日習勞苦於征役，庶幾緩急可用，而要害之地，守備始全也。夫內政脩，軍令飾，邦國富，守備班，則天下所宜釐革者，大綱舉矣。大綱舉，則

其瑣瑣者亦將隨而振起焉。夫英雄相時處變，昔時所未設，而今日所宜創立者，亦安得不熟思而講明之也。以臣策之曰：設屯兵，曰明斥候，曰繕水兵，曰練火器，曰峙資糧，是五者，不可以不創立也。所謂設屯兵者，何也？方今濱海之地，無一區非虜衝，一旦有事，發兵奔赴，徒自罷弊，固已靡及矣。故保障之設，屯戍之兵，不得不豫講其制也。慶元以來，令天下大名勿得國過一城，是所以抑強梗，塞禍源，号令畫一，不可得變者也。然今欲備夷虜之變，而緣邊之民，無障塞以自保聚，則無恃以固其心，無保甲以管轄，則無恃以用其力，兵之為道，進退

有節、鼓舞有術、苟善用之、雖婦女可以助防守之用、可
 以赴水火、否則雖壯夫而崩潰離散、莫得而用之、寇至
 則民逃散山谷、為狗彘所蹂躪、誰能救之也、故古者邊
 郡有城堡之設、軍防令凡三邊諸郡人皆居於城內
營作者出就莊田、收斂訖、還其城、堡崩頽者、役當處
居戶、隨闕脩理、義解云、堡者高土以為保障、防賊也、
 今其制雖不可盡用、而斟酌商議、必將有適時宜者也、
 兵之不地着、所以弱天下、杜釁端、然緣邊無屯戍、非所
 以待外寇之備也、今分城邑之兵往守之、則士卒罷勞、
 而沿途騷擾、募民充兵、則民習奢惰、唯知貪厚俸、且特
 備寇而非臨陣、進無以博奇功、退無以畏重誅、故所得

者、非老廢跛蹇之卒、則惰遊無行之民、固不可用、欲以
 屯田、則田皆永業、不可奪彼而授此、且如要衝之地、其
 利亦隨而有焉、民亦未甚貧、而間田亦不甚多、地不足
 給、養卒以俸米、則先稅於民、而又頒之、取與之間、其費
 數倍於授田、不可以多養之、授田佃之、一夫除五六石
諸國其制或有如此者、如給以俸米、則非五六石之稅
所能給、五石之入、以公四民、六率之、所得不過二石、無
田而食二石、米、其不能給、一家終歲之衣糧、固亡論已、
故二石之米、不足以給兵、五石之田、可以養卒、田與米
之差、如此者、皆議者之所困也、今因民之所利、而設之
 制、則其費可省、而民可收焉、田之廢者、必稅重而地薄
 者也、地之空間者、必土瘠而少利者也、二者雖要衝區

所不多有，而濱海地亦未不往往有之。使士卒就而佃之，稅重者或除其稅，少利者或授之田器及他什器，如其土民應募入伍者，就其田量畝除其租，如是則屯田之意可用也。利之取而不竭者海也，為之舟楫，給其網罟之費，則水戰之用可得而寓也。是資利於海，以教吾兵，因糧於地，以食吾兵，苟得其人，而講其制度，壯強之夫，素練之卒，未必不可得也。然防海之備，不可獨責之防海之卒，欲兵之可用，則當均其勞佚也。屯戍之卒，耕田漁海，暇日則講武，寇至先鬪，豈不勞乎？而其在城邑者，飽食煖衣，驕樂終歲，則誰獨樂於防海也？故磨勵士

衆，訓練兵旅，習之以田獵，追胥行役，土功之勞，不得獨受。奢淫之樂，使農工商賈亦皆知四方有事，勤儉趨令，如新免兵禍之日，使防海之卒知天下莫不勞，攘臂奮身，如臨陣爭功之秋，然後兵可得而用也。故堡障之制，保甲之令，屯戍之兵，勞佚之用，皆防海之要務，不可不及。間暇而審議之也，所謂明斥候者何也？今濱海之地，非無候望也，然其布置甚稀疎，而無列墩，之以相應，無燧燧旌旗號砲，之以相望，相聽器械不備，號令不明，雖有瞭卒，而不過用以望風帆，遠洋及虜近地方，則報告以脚力，虜舶瞬息數十百里，而徒步報告，其不及事也。

固矣古者邊郡置烽號令明備分丁守瞭置長檢校載
 在令條軍防令凡烽從便宜安置但使得相照見置長
 不應者即差脚力往告前烽問知失候所由申所在官
 司其賊眾多寡烽燧節級具一式放烽有參差者告所
 在國司勘當知實發驛奏聞明威繼光畫守哨法每墩
 以軍五名守瞭備碗口銃小銃火箭大白旗草架等
 器械每日分三人巡邏極外海邊遇有警書則搖旗放
 銃夜則放起火放銃墩上即便應接如天晴則車起大
 白旗鄰墩亦如之一路以至總督所舉火寇到之路至
 本衛所城地而止如天陰則將帥架舉火寇到之路至
 面差一人徑到本衛所并陸路官處報敵多寡登犯時
 日情由而墩軍失候者治以軍法備錄條約事件每墩
 一本付軍讀誦背記誦熟限一月外考背生一句打一
 棍官司查點或繳來查考或逆途暗往親驗治罪連坐
 具有法什物軍器補脩有式極為詳密宋應昌亦議緊
 要海口每三里築一墩以兵十名輪班瞭守又每一里
 設轟雷砲二座撥防口民兵守之按明一里當今五町
 許三里則十五町許其置墩可謂密此等皆異邦備豫

大畧今觸類長之今如仍而加脩飾連墩足以相應目
 則可以備參考矣
 有相望耳有相聽號火走報必有法點檢必謹賞罰必
 施則庶得以無疎虞矣夫事情之宜彼此相報告者則
 驛遞之法不可不精凡置舖甚疎則役民雖少而往友
 遐路人馬多疲倦甚密則役民稠而百姓疾苦遞替頻
 數而事亦易遲緩今置驛多密而無用之人不急之事
 動役使百姓甚者廝徒養卒釋器仗乘驛馬而莫之訝
 平居無事其奪農時竭民力不可勝言而至於飛驛急
 遽之事亦只跨耕馬乘肩輿曾無健夫快馬以供迅速
 之用緩急恐失事機清人自謂我朝驛遞之設最善西

新論卷之十
 邊五千餘里九日到荆州西安

五日可到吳三桂反及聞驛報神速機謀深遠乃仰天
 歎曰休矣未可與爭也又謂宋時設急脚遞金置急脚
 舖並日行三百里自古郵傳無至五百里以上者固由
 俗便安不習馳驟亦在上者立法未善也國家制度
 超越于古羽檄馳驛遞六百里至六百里以上絕域
 所至指授機宜不爽晷刻提此則驛遞之遲速亦在立
 制之善否也慶元以來海禁極嚴而至近時虜復漸潛誘
 邊氓故蠢蚩隱欺之蔽狡黠接濟之姦發之甚難自非
 保任連及備得其制燕問司察悉得其人恐難以審邊
 海事情故墩臺之設驛遞之法破蒙蔽發隱匿之術皆
 事之關斥候者不可不及間暇而審議之也所謂繕水
 兵者何也水戰之於防海猶陸戰之於守城其不可以
 已也固矣今虜以海濤為家於水技最熟而其拒之者

船艦之制不可不精水操之法不可不講固亡論已今
 欲繕水兵不必團聚一處日教戰法要在於使天下將
 士平居習於水其操巨艦如行短航視狂瀾怒濤如坐
 衽席上然後乃可用也故或漕運或捕魚宜常有事於
 水上而其針路之迂直港壘之曲折潮候之逆順日月
 星辰風雨晦明凡占度之用莫不諳熟是皆所以使將
 士習於水也今宜賦邦國興造巨艦其工役以軍令從
 事賦邦國供工役如今世所謂手傳者是也其制堅緻精密必使可當虜船
 配以邦國之卒臨事可以戰營繕令凡有官船之處量遣兵士看守監以
 幕府之吏重其選厚其責爵位足以御衆祿秩足以養

新論卷之十

廉無事則以運天下米穀及諸物使糴糶之權在於上
 邦國不仰給商賈然後以歲時訓練教閱使足以截虜
 海上庶幾臨事不懼虜者亦不得驕傲自肆我之欲戰
 也虜不敢避不欲戰也則不敢逼如是然後操縱之權
 可由我而制也今論者則止曰列巨銃於海岸寇至擊
 却之夫巨礮大銃非不利器也然長兵之利在短用而
 用火之術則在於擾敵乘勢苟無戰艦以相迫水上無
 銃兵以速應之徒以遠勢而相持則一發之銃足以陷
 堅陣拉勁敵乎且船之在洋中銃發不必中而虜艦堅
 實雖能中之亦非一二彈丸所能摧破今水戰之不講

乃欲遥遥居陸地安坐而摧之非所聞也故列銃海岸
 以為固則港壘停泊之處賊船必由之徑正可設神器
 以使彼不得肆鼯睡耳若夫沿海萬里豈可悉恃列銃
 而以為防海之至計哉慶長中有馬氏燒虜船用火船
 蓋亦如之云戚繼光水寨操法發狼機火箭以五十步
 為準猶謂此遠勢非逼近勢如臨敵則自有船逼近
 用標石火藥擲傾近攻凡明水兵戰法大率是類也
 而西夷水戰亦大抵船相觸而發火砲或用脚船而
 相逼攻至如鄭成功之摧紅夷船則從銃窓突入船腹
 而焚燬之其逼近急攻如是則遠勢之不足以決勝亦
 可見或曰水戰者虜之長技非我所恃以制虜必致之
 陸地然後可戰也其言固是矣然虜亦習戰不敢妄自
 捨長技而與人角其所短則彼將停泊洋中妨害運輸

以伺可乘之間，熟視虛實之處，風至電去，邀之無方，逐之無蹤，是虜外無所忌，內有所恃，東聲西擾，安坐制人，而我兵寸板不能下海，徒手奔走陸地，自取罷勞，縱虜眼前不能發一矢，倉皇狼狽，致於人之不遑，何以能坐致敵於陸地也？且戰勝在氣，內有恃而外無忌，則士卒膽氣自倍，若使我技有不與彼抗者，則未戰而氣先阻，猶何能從容挫虜氣於擊刺馳突之表乎？夫船舶之用，昉於神代，以弘化海外，而海運者則崇神天皇之所新創以為百姓省費興利，歷百餘世，未嘗患外虜妨害，今以洋夷之故而一朝逡巡，雖列國所漕者不得容

易下海，而時論亦或至欲開渠東國，以廢海運，人情亦皆安之，其畏懦懼怯，既已如此矣。古人有言：我退一步則彼進一步，而孤島之在海中，如壹岐對馬及種子掖玖八丈等，或使虜進而據之，以為巢窟，而拱手不救，安然環視曰：吾長技不在於水戰，可乎？或曰：運用之妙存一心，雖小船亦莫不可用以制勝也，其言固是矣。然此使天下將校悉曉妙處，而其長技亦皆出一途，則可也。不然則以脆小之船而當堅實高大之船，非所以使天下將校悉得制勝，而人之才能亦各殊所長，將安能保世無長於用巨艦者哉？且自古以小船制巨艦者，多在

港壘狹隘之處若其在大洋則如螻蟻付鯨鯢鱗鬣旋
 轉一碾輒沈沒其張翼相圍如羊兔之遇巨蟒頭尾繚
 繞一嗑立盡是皆非勇怯巧拙然殊而船制使之然則
 巨艦之利其可廢乎弘安之於蒙古文祿之於朝鮮其
 或失利者不在陸戰而多在水軍是其將士非不勇也
 而所困者船制低小不能以抗巨艦大船耳明屠仲律云倭長於
 陸戰短於水鬪以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俞大猷以水
 戰為禦倭之急務請修備巨艦尤力戚繼光亦云福船
 高大如城倭舟矮小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鬪
 船力而不鬪人力是以每每取勝設使倭船亦如福船
 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此亦可以故用小船以摧巨
 艦者一時戰畧在主持方寸可付之其人而非所以畫

防海規制也且如鳥銃原西夷所製及中國採而用
 之其制之精更倍之明人畏之號為倭銃其不稱番銃
 而稱倭銃亦可以見我民之巧則如船制亦善取於彼
 以為己之用製造之精何獨在於他人之後哉鄂羅汗
 者嘗微服為船匠間行到荷蘭習造大船鄂羅善用大
 船精航海之術蓋是為始實元祿年間之事云夷虜用
 心猶尚如之况中故曰用巨艦以壯軍容使士卒有
 所恃而不懼虜有所忌而不敢肆此水兵之宜急者也
 故水操之法巨艦之制皆海國之先務不可不及間暇
 而審議之也所謂練火器者何也火器亦虜之長技非
 我所恃以制虜也然大礮之用所以摧堅在攻城守城

必不可闕而水戰者以巨艦相當猶兩壘相抵大礮之製不得不精精者莫遠而不達莫微而不中固長兵之利然長兵短用決機在其人夫大礮一發所殺幾人而其聲猛烈震天裂地若使敵獨善用之我無以應之則兵刃未接三軍先驚何能鬪乎中國自始有火器其用之止於鳥銃至大礮則其法始傳未幾而世屬升平故鑄造之極尠而銃家者流亦皆秘其法發放之術將卒不得知以銃家有限之人而奔走於東西百戰之地其不給也明矣今自非令邦國大鑄造巨礮士卒能通曉用法則莫以壯天下之氣而所謂利器者亦不足以

為守國之用也若其制作與架法放法宜易簡便捷而不宜繁巧遲重如其奧秘妙訣煩難不易曉者不足恃也且虜之駕大艦以逼人者運城壘於水上也以守為攻者也拒之之勢可執一而無變乎故攻銃以摧賊艦守銃以扼港壘戰銃以備馳突及他火箭噴筒火桶火磚之類凡所以與銃相參用者宜使衆人習熟而至其臨時活用以盡長兵之利則在其人也若夫千鹵以輔甲冑弓弩以副銃砲鐵石以佐鉛銅者抑亦有說焉戰國之世士卒輕死有不待千鹵者然亦往往用之以自

扞蔽

攻城者必束竹樹之城外以遮銃丸號曰竹束朝鮮役加藤清正等用龜甲者其制如輜輳車其他

攻戰所以自蔽蔽者固不可枚舉也。銃丸之迅雖莫不洞徹而既洞一盾其末力未必貫鉄甲則士卒可恃以壯其膽清正嘗遣兵攻守土將士撤民舍戶扇以自蔽蔽猶得以立於飛丸之下而不懼况千鹵之堅實非戶扇之比乎且虜銃一發裝數丸比之單裝一丸者其力稍微未必一洞堅盾而又更貫鉄甲亦試之其物可也然千鹵之用不在其洞與不洞而在使今以習安脆弱之卒一旦臨事挺身於飛丸逆箭之間無自遮蔽而能無懼乎則其既蔽以甲冑又遮之以千鹵以固士卒心其制不可以不講也虜周流海外諸國鉛錫銅鐵硝黃之屬資之諸國之產其用固不窮而我內自守必發山嶽之秘以用之則彼此多寡之數其不較也亦審矣。防寇招集屯駐當時汪汝溥云所苦人日衆而衣甲器械不繼火藥更不敷則此火藥之易生者亦猶患不敷

况今銅錢鉛錫故或參用弓弩不必專恃火器其用火器者亦不專恃銅與鉛其銃身或鍍或木其彈或鐵或石或餅或和以銅鐵之滓海上沙鐵之類而以為餅雖朽繩敗布爛網破罟亦採以供鍊造無不可補其乏者收藏弃物以待有用試之平素使士卒習知之臨事百方參用庶急遽以不致匱乏也當用其所希生者將以有所大用至其用以應機制勝則自有將畧而存焉此特可為曉兵機者論而非所豫論於紙上也。弩標石與火器相參而如火器亦其一船應備火藥五百斤而鉛彈不過三百斤火藥之用不止發鉛彈可見而參以火箭噴筒藥桶諸器不專用故大礮之制千鹵鉛彈則火器之不必恃鉛彈亦可見

之用弓弩之技與夫鐵石雜品可採以供用者皆用火
之術不可以及間暇而審議之也所謂峙資糧者何
也凡軍之所需貯之府庫者可以備守城之用而不足
待戰陣無窮之需資之市廛者可以供平居演習之用
而不足應一旦不虞之變故硝黃膠漆皮革桌麻凡水
土所產宜使諸國多生之而不容仰之遠境也甲冑干
鹵刀劍槍槊弓矢銃礮凡人工所作宜及間暇多繕之
要在愈用愈不竭也金銀銅鐵鉛錫玉石凡山嶽所藏
宜恡其用而禁其糜焉今梵宮裝閣及他玩好諸物以
至間閣用器婦女衣帶莫不塗金抹銀則銷金之禁不

可不嚴也

西土史書所載有出其府中黃金銀物以供軍用者有禁金銀薄者有禁織成金者古人

所以用金銀者在此而不在彼可見唐六典有十四種

金曰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研金披金泥金鏤金撚金戲

金圈金貼金嵌金裏金宋時禁糜金以飾服器又禁金

銀箔線貼金銷金感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非

命婦不得以為首飾治宋主所用悉送官諸州寺觀以

金箔飾像者自齋金銀工價就思文院換給又禁僧求

丐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為塔像又禁內庭自中官以

下並不得銷金貼金間金戴金解剔金陷金明金泥金

撈金背影金盤金織金線撚絲裝着衣服並不得以

金為飾其外庭臣庶家悉皆斷禁是他歷代申禁無所

不至其重發天地之屢改貨幣爐炭所燬損不可不愛

藏之意亦可見也也番舶交易多屬無用而弃金銅海外不可不停也其

他由俗之奢麗致銷鑠金石者指不勝屈不可不為之
限制也上下尚奢工商競便室屋器財以銅錢代竹木
之用者為不尠焉礪砥燧石軍國必用之物而

新論 卷之十 五山堂

細作纖巧，朝成夕毀，雖鑿刀鋸，徒致磨磷，真鋼之精者，礪砥之良者，發掘將盡，俗貴磁器，不好漆器，硝子亦盛行於世，而燧石之佳者，為之銷鑠，亦不計其類，其所以銷鑠金石者，不可勝計，宜及其未盡而審求其所靡者，悉能擇其無益實用者而盡去之，山嶽之秘，庶不速竭，而海內之神氣，亦不甚耗也。至米穀，則民命所係，在軍旅而糧食莫重焉，今其狼戾都會者，可以充瘠，冗佚樂之奉，而不可給，兵行不資之糧也。故欲峙糧食，其務本業，貴米穀，藏之民儲之國，固亡論。說見國體篇而浮冗之民，不可以不漸歸於農，酒餅餅麪之銷穀者，茶蔞紅苗之妨農者，不可以不稍制其節，如常平之倉，平準之署，其有可斟酌以行於今者，不可以不講其制也。輕重

得其權，米價得其平，使姦商猾賈無專操利柄，販夫販婦無獨失其業，善導利而布之上下，則邦君以及士民，其穀可多藏，而經費亦可以給焉。士民俱富，則商賈亦隨受其利，糶糴有制，而上下俱便，所以導利者，周也。官府及民間，所取予貿易，多用米穀，而與金帛相參，則米穀流通人間，而不腐陳於一方也。本於義社之倉，因以為取陳食農之制，則細民不乏，而其穀新舊可相換也。凡如是之類，古今經制，各有所宜，能擇其有益凶荒軍旅者，而盡行之，嘉穀盈溢，海內海內元氣，可以無餒也。

凡理財穀其術不一端，今欲行之，興一利則一害隨生，臨時制宜，不可執一論之，故如其詳，則將別有所論述。

今特舉其_一端_{不詳載其說也}故水土之產人工之作山嶽之秘米穀之儲息其糜廣其生害者除之利者興之深謀遠慮相時弛張設之權衡立之制度將待其人而後行凡此皆資糧之時不可不及間暇而審議之也夫屯戍設斥候明水兵繕火器練資糧峙則其所宜創立者大綱舉矣大綱舉則其瑣瑣者亦將隨而作興焉經制之昔存而今廢紀綱之昔張而今弛者盡釐革而振起之規模之宜立而未立禁令之宜設而未設者盡創立而作興之臣所畫守禦之策大畧如此矣然而智者之舉事其慮之也必雜於利害故謀議畫策既知其利亦不可以不

知其害之所在也請竟論之夫天下之事有是利必有是害二者莫不相倚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苟自非以義為利則所謂利者未見其為利也今欲興士風而義利不辨則忠邪混淆其所以賞罰予奪者皆失其當可以擾世而不可以勵俗欲以禁奢靡則上下怠慢貨賂潛行而勤儉之風難致欲以安萬民則物情壅蔽上下相睽而所以戒慎勤苦非其實欲舉賢才則請託以行汰驕兵則怨讟以作增兵衆則冒進以開訓練兵旅者不過用以為文具富邦國者適足以生驕心班守備則隨成尾大之患設屯戍則兵卒橫暴蠹民傷俗立墩臺謹

驛遞則徭役繁多以擾百姓製巨艦運諸物則姦闖難詰鑄大銃製千鹵教弓弩則空疎銜技之徒進生材備物則欺罔釣利者聚保蓄金石則民或失其業權輕重平物價則貿易生姦詐夫若此則事無一可為者矣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苟使義利不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天下之利未見其不變為害也臣故論守禦之策必首於興士風欲其以義而率天下也欲以義率天下則宜仗天下公義以示其好惡也今攘夷之令布天下因天下羞惡之心以明大義於天下天下知所向矣固宜感憤激勵日夜相勸勉智者獻謀勇者致死

大有所振起作興速驅除驕虜以立大義於天地也而偷惰之俗未改其能以必死自期者蓋無幾也夫去佚樂而就憂苦本非人情所欲習安懷居滔滔皆是攘夷之令雖布而世未有實攘夷者守禦之策亦未聞大有所釐革創立則民未知弭令之必可信其衆心未決於戰而天下兵士未甚陷不亦宜乎兵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故北條氏之刳元使天下兵士一朝甚陷其所以使之不得已者出於率然也今實一攘夷則天下泄泄者聳然知所警矣然後使玩愒歲月者如登高去其梯所以投之無所往而其欲使兵士不懼莫要焉且古之

人君欲大有為必赫然震怒以身先天下蚤夜坐外朝日謀議天下大計或巡視屯營躬親撫循或引布衣庭陳謀猷慨然瀉肝膽示天下以大有為之志與天下共其憂戚夫如是則天下智勇之士亦皆奮然輸赤誠宣忠力誓不與虜生東西馳騁爭自報效萃天下之智勇於廟堂廟堂一揮令行如響義氣溢天下然後可以大有所振起作興也

長計

英雄之舉事必先大觀天下通視萬世而立一定不易之長策規模先定於內然後外應無窮之變是以變生

而不悞事乖而不困雖百折千挫而終歸於成功者其所由雖萬塗而其所趨始終一歸而未嘗有間斷也昔者神聖之所以攘斥夷狄開拓土宇者莫不由此道故中國常有一定之畧以制御夷狄有不拔之業以宣布皇化而夷狄者時大時小一叛一服遂以歸於版圖彼無大計遠圖以自立基業而固不能以抗於中國之據長策者也夫善經畧天下者志氣恢廓必先觀於大勢焉而地形人情兵謀戰畧了然如指掌然後措置計畫次第而施之天下形勢固我握中之物也太祖之定中州兵未發先知其地形足以恢弘天業而

所以經畧天下者固既了然規畫先定然後動是以旌
旆所向束手聽命也 崇神天皇有志欲宣揚國威

光被海外化

天皇夢 神告曰海外之國亦當歸時

天皇是夢蓋亦有不偶然者也

近畿猶有未平定者未及勦絕之既制天下為四道以
經營四方蓋有見於其大勢也是以近者先平遠者踵

來遂成中興之業也從茲而後 列聖相承據基業

以服荒俗土疆日廣海外有截降及 元正朝亦嘗

遣使鞋鞞觀省風土亦猶未忘遠畧也養老中遣度島

奉餘烈猶存者如此則 神聖志氣所蓋者亦可見

男 神聖觀於大勢以經畧天下規模宏遠奕世遵

也唐堯之開基業先命羲和居四方極遠之地而曆象

日月星辰以授人時既經緯天地極其遠大然後舜

禹諸臣之功次第而施之非先審其大勢則不能也周

禮天官首以六典總制邦國官府萬民天覆之也地官

首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氏之數地載之也周公之營洛

邑初至其地用柱于郊者最先於百事所以天覆萬姓

者最宜先也漢祖入秦先收圖籍遂得審地形而感

頂籍之勢所以觀於大勢而決進取之策者宜急也

後屬 中國多故而遠人不至廟堂無遠大之畧土疆

日盛而 神聖所以經營天下之意熄矣至若近世

則夷狄強梁亦有見於大勢挾素定之畧以逞其吞噬

三百餘年傲然敢舐糠於 神州欲倒用 神聖所

以御夷狄之畧反以謀 中國而 中國未畫一定之

策朝野之論一是一非不免於因循苟且以為姑息之

新論

卷之四

五

五

慮以赫赫 神明之邦而坐使腥羶異類陸梁我邊陲
不亦可羞乎夫君師億兆其氣足盖世宵臆足容四海
從容處天下之事而有餘者制久者也所見不過目前
利害者事多出於思慮之外不能運天下於胸中制於
人者也海外之事目之所未嘗見故黠虜得以吾思慮
所未及者而侮弄之亦不足怪也今夫欲決一定之策
宜觀天下大勢以審察彼此之虛實也四海萬國形勢
臣既粗言之今既觀於其大勢則宜以八洲為城滄海
為池因天下全形以為戰守之畧也欲察彼此虛實則
宜審主客之勢以制操縱之權也夫虜萬里而窺人者

客也我內自守者主也然虜每出於長策從容制久者
變客為主也彼客而無饋糧之勞者或漁或商活用因
糧之術也無破車罷馬之費者乘巨艦駕長風也其能
坐使我民罷於奔命者則不戰而屈人兵之謀而以夷
教誘我民者則全國為上之策也且法曰十則圍之今
虜絕海而來縱令彼大舉奄至其勢未至圍我而我八
面受敵不免如在圍中者彼專而我分也我沿海無所
不備故分而為十虜獨往獨來恣其所欲為知戰地知
戰日每在彼之掌握故彼專而為一時分一兩船往返
海上亦能得騷擾我民如是者其孰實孰虛不待智者

而後知之也。今誠欲去虛就實，則莫若乖其所之也。欲乖其所之，莫若使虜備我也。夫攻守一而已。古人有言：攻者守之機，我有攻之勢，則虜必備我；而權在於我也。今若守備已脩，乘機而截虜外洋，則虜雖欲驚動邊境，而豈敢分少船寡卒而公然睥睨海上哉？彼若群處衆行，不敢分，則亦不能東西出沒以擾人；而我所備者約矣。彼久聚一處，則不能漁商以收其利；其勢亦不能常常停泊。如今日彼無恃以為術，而恣睢無忌之心沮焉。且我居內地，以待敵者散地，而虜入未深者輕地也。法曰：散地吾將一其志，今能決一定之策，使民知所向，以

一吾衆心，而擊其居散地者，破之不甚難。何憚而不講所以摧折之之術也？且夫所謂攻之勢者，亦豈必頻兵覆軍以爭其城邑，而後乃謂之攻哉？要我自為不可勝，以求敵之可勝而已。誠能恢廓志氣，而觀於大勢，外以伐謀，伐交，設形格勢禁之畧，內以大脩守禦之備，兵力足以制虜，政教足以變夷，彼其伺邊乎？奮擊殲滅，以揚威萬里，若其歸順乎？東漸西被，以弘化四裔，而使蝦夷諸島、山丹諸胡相踵內屬，日斥夷狄拓土宇，所以為不可勝。雖未戰，隱然必有足攻其心者焉。而後批吭擣虛，相機乘之，如從天而下，所以應乎其可勝，則虜不得不

備我而變客為主之術窮矣是所謂乖其所之者而變實為虛轉虛為實如此則神聖所以御夷狄之畧

彼不得倒用而彼所以擾我之術我將倒用之然後操縱之權自我制之廟謨既定上下同心千塗萬轍必由是道而不變於是乎我所以御夷狄者即神聖之

所以御夷狄內有一定之畧而外無可乘之虛雖使黠虜千群窺我將何以得陸梁我邊陲也大猷公嘗遣

者於天竺兼了乘荷蘭賈船周流諸國遂往東海三千里得一大國以為是國宜屬神州因立碑題曰日本國中當時規模之宏遠亦可見也海東三千里者疑即西夷所稱亞墨利加洲者也夫我有一定之畧以御夷狄既足以一民志矣今若欲益振起而固

結之有可感激奮勵功於一時者有可漸磨積累期

成於久遠者効功於一時者投機應變在主將能否期

成於久遠者非達觀長視千萬世而立不拔之業宣布

皇化則不能為也是故慶賞威罰所以鼓動一時而典

禮教化所以綱紀永世也故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

之畏之者一時之威愛之者永世之固故又曰善教得民心也夫善維持萬世者念慮永遠必先立其大經焉而天命人心物則民彛瞭然如觀火然後教訓化導循序而施之萬世之典常固我胸中之事也昔者天祖以神道設教明忠孝以立人紀其所以維持萬世者

固既瞭然始於太古而垂於無窮天孫奉承以弘皇化
莫非天祖設教之遺意 太祖征戰每仗神威

以成武功神之威而進戰其如提師靈劍及以頭八咫

鳥為鄉導等事皆奉天神之教者而祭天神地祇

於丹生川上敕道臣祭高皇產靈尊之類莫不皆仗神

威及定中州立靈時於鳥見報祭 皇祖天神以申

大孝初擊長髓彥得鷄瑞而遂克之故號其地為

崇神天皇即位之初人或有背叛時方襲上古風祭

天祖於殿內 天皇敬畏不自安乃移而奉安神器

於笠縫顯然祭於外使天下有所瞻仰其所以敬事尊

奉之意與天下共之而天下皆知尊 天祖以敬

朝廷祭於殿內者可以盡誠敬於內而未可下以明所尊

以下共敬事之義於天下天皇乃祭之於外公然與天

以一身而盡誠敬之意著於天下况華天下之誠敬以

故同人嚴親之至亦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亦可譬是義

是以宗祀文王於明堂與其九州共敬也祭大物主倭國

魂因土人所敬尊秩其祀而畿甸民心有所繫屬以同

奉朝廷大物主神始平國土有功民尊奉之故舉其

朝廷而其祭之義則與周人所謂大社者有相似禮

記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是也社者祭土地神而有

也倭國魂者蓋鎮大和地者當時都大和故特祭其神

曰王社是也土謂王社者亦頗相禮記云王自立社

天皇首祭之則民心有所舉是義達之四方定天社國

統屬是其所以歸於一也

新論 卷之十 三十一

社天下神祠莫不統而天下民心有所繫屬以同奉

朝廷古者謂之神之稱其天祖之胤及其輔佐朝政者

社國社也令義解云天神者伊勢山城鴨住吉出雲國

造祭神等類是也地祇者大神大倭葛木鴨出雲大汝

神等是也謂也天定神地神戶而百神供奉各有常民

知朝廷敬神祇用兵器而祭神因以寓軍令而險要

有守民知朝廷之不可犯而益畏敬之紀按納弓矢及

橫刀於諸神社兵器祭神祇始于此然崇神朝既

以盾及矛祠黑坂大坂神蓋二坂皆險要地而因祭備

戎器以暗寓是固險之意至民尊奉畏敬朝廷而叛者

自平如埴安振根之徒不旋踵就戮神道既明而

列聖繼紹班祀典四方咸秩無文延喜式所載神名官

總三十一百餘座大四百九十二座其三百四座並預

祭其四十八座並預祈年幣就中七十一座預相嘗

座並預祈年幣其秩祀概征討則記功宗以鎮其地

古者有祈年幣其秩祀概征討則記功宗以鎮其地

祭以鎮民物如鹿島神以武功鎮東方而常與地分祀

其神最多式所載陸奧國中鹿島及鹿島御子為號

者八社格載鹿島苗裔神在陸奧者三十八社蓋建雷

命及其子孫平其地而有功故世祭之也大已貴命乎

出雲豐城命平其地而有功故世祭之也大已貴命乎

如是以萬民主恭敬之心也周人營洛邑咸秩無文記功

宗以功祖宗法相類者也以純民心而斥夷狄變獷

俗是以德化日洽黎民時雍其群神百祀之在京畿及

諸國以鎮護地方者民至於今瞻仰敬礼有足目以復

祈論

寓報本反始之義者、神聖立大經、以維持萬世、典
 禮既明、奕世遵奉、舊物猶存者如此、則神聖念慮
 之所暨、亦可見也、後及異端並起、而大道不明、廟堂無
 永久之慮、朝政陵夷、民心日漓、而神聖所以維持
 萬世之意乖矣、至若近世、則戎虜狡黠、頗有似立大經
 者、執左道以蠱民心、雖非善教、亦以教為號、足以得民
 心、所至焚燬祠宇、瞻禮胡神、以傾民志、故逆焰所煽、殆
 遍六合、悍然敢試毒於神州、欲倒用神聖所以
 變夷俗之方、反以變中國、而中國未立不易之基、衆
 庶之心、離合聚散、不過於架漏牽補、以為一日之計、以

赫赫 神明之邦、而坐使腥羶異類、欺罔我人民、不亦
 可羞乎、夫物莫威於天、故聖人嚴敬欽奉、不使天為死
 物、而使民有所畏、敬悚服焉、物莫靈於人、其魂魄精強
 不能與艸木禽獸澌滅、其於死生之際、亦不能漠然無
 念、故聖人明祀禮、以治幽明、使死者有所憑、以安其神、
 生者知死有所依、而不貳其志、民既畏敬悚服於天威、
 則不誑於誣天之邪說、無歉然於幽明、則不眩於身後
 禍福、報祭祈禳、上任其事、而民聽於上、則敬君如奉天、
 追遠申孝、人輯其族、而情盡於內、則念祖如慕父、民心
 純於下、而怪妄不經之說、莫由而入焉、祀禮廢、則天人

隔絕而民生易慢游魂不得安而生者怵於身後民無
固志冥福陰禍之說由此而入焉儼幸於死後忘義於
生前避政令如避寇慕異言如慕慈母心放於外而無
主於內也身後禍福目所未嘗覩故邪徒得乘民心所
怵而恐誅之亦不足恠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其昭
明焄蒿悽愴者自非有祭祀
以安之則死者不能憑焉使死者無憑則於生者心
亦不能無歉然焉如衆人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有憾
於冥冥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且生者亦以其死之無
所安而內無恃以自強則不能無惑於身後之說也故
有祭祀者以安之父母祖之與子孫固同一氣父祖即其
前身子孫即其後身則其游魂者去子孫而奚乎往也
故以子孫祭其祖莫不感應而昭明焄蒿悽愴者賴以
安焉天者昭昭之多而人在天地間天地之氣常潛行
於全身而地以生活也故人祭天地亦莫不感應而昭
氣固與天地通以人而祭天地亦莫不感應而昭昭之

多者賴以著焉是以聖人事天祀先幽明無憾而天下
服矣後世慮不深遠事天祀先之事視以為文具民生
而無所畏敬亦不知死之有所憑依而疑懼之心生焉
疑懼生而民必無主於是西夷得以陰禍冥福怵之是
所謂自侮而後今夫欲開不拔之業宜立其大經而明
夏夷之邪正也 神聖建國之大體臣既粗言之今
既立大經則當以四海為一家萬世為一日因 列
聖遺緒以圖時措之宜也欲明夏夷之邪正則當闡天
人之大道以為趨舍之準也夫 神州位於大地之首
朝氣也正氣也神州本
方為日城西夷亦稱神州及清天空
朝氣也正氣也神州本
方為日城西夷亦稱神州及清天空
皆因自然之形體而稱之也朝氣正氣是為陽故其道
正大光明明人倫以奉天心尊 天神以盡人事發育

萬物以體天地生養之德戎狄者屏居於四肢暮氣也
邪氣也暮氣邪氣是為陰故索隱行怪滅裂人道而幽
冥之說是講褻天媚鬼而荒唐之語是悅寂滅萬物而
專由陰晦不祥之塗今誠能反其道變寂滅以生養化
陰晦以光明易荒唐幽冥之說以天命人心昭昭乎不
可易之大道而揭太陽威明以照臨四海萬國則燭火
之耿耿安得不熄如此則其所恃以吞併諸國之本謀
乖矣轉所以變於彼者而由變彼之道豈非所以立大
經之先務哉彼戎狄而自道其道自常情視之雖措之
度外可也而彼今大逞非望欲必以夷變夏漸滅正道

汗辱 神明欺天罔人傾人之民奪人之國而後已詭
術之與正道相反如水炭茫茫宇宙戎狄之道不息則
神聖之道不明 神聖之道不明則戎狄之道不息

不變彼則變於彼勢不能相容深謀遠慮者將安得不
揭正息詭以除害於永世乎夫太陽餘光之所被則仁
人博愛之所暨雖四海萬國亦莫非人類而妖教之滋
蔓禁亂天倫泯滅人紀使元元蠱惑沈溺相率為禽獸
為鬼蜮豈仁人之所忍視哉故覆幬無外以夏變夷使
天人免於胡羯誣罔者固仁人之志而揆文奮武光被
四表以覲耿光揚大烈者仁人之業也

古者聲教訖于四海者神禹之

功而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內之溝
中者伊尹之志也故澤水不為堯而至而堯以為警余
者堯之仁也平城之患不為漢武遺之而漢武以為高
帝遺我者漢武之義也舉此類古人所自任可見也
持其志而廣其業務在於明國體循大下一今古博廣
悠久以照臨夏夷循細戈之名而實之所以足兵也循
瑞穗之名而實之所以足食也明忠孝以淬礪天下所
以使民信之也三者並舉食足兵足民信之忠孝以明
天人合一幽明無憾以正易詭以夏變夷萬世而不已
者不拔之業也今欲施行之宜使民由之而不可使知
之若夫論所以使民由之者則曰禮而已禮之目五而
教民敬莫大於祀敬則民不苟祀禮有數有義欲陳

其數當先明其義也夫 天子祭天神地祇其敬祭

天祖所以報天尊 祖也祀地主保食神鎮國土厚

民生也唐虞三代之秩祀典所重則嘗禘郊社嘗者嘗
祀天以其祖配之社者祀后土有功者又祀田正有功
者曰稷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
諸掌乎論語稱知禘之說者於天下如視諸掌孝經
亦以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之於天如視諸掌皆相
同則亦可見其所最重在乎此也而天之至其意皆相
祀乎嘗新穀而薦之即嘗之義也故存焉亦猶郊禘之
義也嘗新穀而薦之即嘗之義也故存焉亦猶郊禘之
是宗廟也明堂也郊也一祀而數義存焉而祭地主神
猶社保食神猶稷也郊也大神大倭等即社也渡會稻荷等
即稷也郊廟社稷天地之祭其大者如合符節蓋亦山
以稷也郊廟社稷天地之祭其大者如合符節蓋亦山
嶽河海風雨艸木百物之神 艸野甸甸延馳等皆其神

始之義與其所以為民祈禳之意舉而皆與天下同之
上任其事而民聽於上顯顯然唯廟堂是仰而神姦不
得行民志之所以純一也古者大嘗之祭臨時卜定悠
紀主基國郡遣宮主卜部率國司以下及庶民臨田拔
其穗以供粢盛四國無不得供奉天神者民皆冀得
卜食出力以供大祭之用而天皇事天祀先申
大孝重民命之意達於四方矣國司率其下護送之諸
道無不可得役其事者而其意又達於道路矣國別以
正稅一萬束充雜用諸國皆得輸其物而天下莫不知
其意矣遣大板使於諸道而天下知潔清以事神矣願

幣帛於天下諸社而天下知國土之神亦皆統於

天祖是

天皇既舉所以事天祀先申孝愛民之意

而與天下同之有斯意必有斯禮是以民日由之不告
而曉不語而喻各輸忠於其所事之君以俱奉戴

天朝民志於是乎一矣後世事從簡易悠紀主基有定
國限以近畿其儀獨行於京師而四方之民不得知

天皇之意與斯禮之義也所護送止數十里而道路不
知也雜用不取之各國而國郡不知也大秋供幣之使
廢而致潔之意與天祖統群神之義世莫之知也

則其所以敬重之之意雖家譬戶說而天下孰得而知

之其禮雖存其用既廢可勝嘆乎古者京畿及諸國名
祠大社所祭神皆嘗佐 天祖 天孫能成大功

者而山川百神鎮民物起風雨莫非所以助 天神
之功者也故其土民固不得不報其功德而 天朝亦

不得有所報答焉是以有官幣有國幣每祈年月次
新嘗必班之班官幣國幣其祭統之於 朝廷而四方

百神有所係屬焉及今諸國以仲冬祀稻菟等神蓋古者
之神而遺風有猶存者是日也民家為酒食以相慶
猶周人祭蜡之意也蜡者所以息老物歟齒頌擊土鼓
存古也是以日養老正齒位教民孝弟也八蜡以記四
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養老飲酒而
民醉飽相慶一國如狂孔子曰百日之蜡也養老飲酒而
張弛文武之道也蓋古人所以使民歡欣和樂者如

之而此等之義亦 神庫者所以藏神寶及兵器文書資
可因祭而寓之也 糧百物以待祭祀曰神威以制民事利用厚生之意可

以施軍國不虞之備可以寓也古者寓政教於祭祀藏
而國造縣主等祭其國土之神有稻菟置以儲稱今倣此
設制凶荒可以賑饑軍旅可以助糧其可因神威以便
民事者甚多臣別有所論著今不具論焉若夫周人亦

能皆於祭時為之而其鄉器有吉服祭器吉器或以書賢
以使民同力共事神祀居於十二教之首馭神亦居
八則之首所以使民不苛其倉亦足以使民從事祭祀者

不勝枚舉至後世有義社之倉亦足以使民從事祭祀者
之類苟能斟酌古今制度因神威以便民事則固民心所
嚮其從之將猶水之就下焉今世或因佛事以聚民心所

事其應如響亦可以見其效之速是以祭政一致治教
况神威之可以動民非佛之比乎是以祭政一致治教
同歸而民有所屬望焉天下神祇皆 天皇誠意之

所及有斯意必有斯礼、民由此亦知上意所嚮、感欣奉戴、忠孝之心有所係、而純於一矣、後世陳其數、而失其義、群神百祀、無所統屬、而民所瞻仰者不專、礼之用既廢、亦可惜也、
 列聖山陵奉祀、素慎其親、盡則無廟、固其宜也、而如
 神武天皇平定天下、
 崇神天

皇經營四方、

天智天皇再造區宇、盛德大業功垂

無窮、民至於今、涵泳仁澤、而無廟祀、之以報功德、豈不

大闕典乎、

世稱賀茂社祭文、人或疑之、今宜一新典、礼以大明祖功宗

神武天皇然古書無明德也、佛法之行、莖祭皆據之故、歷朝祀礼親屬未盡

亦且無廟、而山陵亦多屬荒廢、可不謂之闕典乎、自古

皇子皇孫、名賢大德、其功烈垂後、忠孝顯世者、或未盡列祀典、而其子孫亦或漂零沈淪、不得血食、亦闕典也、若能斟酌古今、廢者舉之、闕者補之、寓彝訓於祀典、使天下忠孝之心、與念祖追遠之誠、油然俱生、感戴之念、與畏鬼敬神之意、悚然俱萌、非所謂使民由之者乎、夫然後天下靡然咸相告曰、
 天祖治天職於上、羣神勵翼、平定國土、今各礼國土之神、所以答其神之功德、而報
 天祖之仁澤也、則群神百祀、皆有所統一焉、
 相告曰、
 天祖洋洋在上、
 皇孫紹述、愛育黎庶、大將軍翼戴、
 帝室以鎮護國家、邦君各統治疆內、使

民皆安其生而免寇盜今共邦君之令奉幕府之法所以戴天朝而報天祖也則幕府及邦君之治有所統一焉宗族相糾緝以祀其先則又相告曰敬宗所以尊祖其相與緝睦以共邦君之令奉幕府之法戴天朝以報天祖所以繼乃祖乃父之志也則其念祖脩德之心有所統一焉若夫如此則天

祖天孫之仁覆於海內幕府邦君之義著於天下慈父孝子之恩申於永世報本反始之義明而忠孝之教立矣民日由之而不見異物周人以大司徒掌邦教施十有二教其第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吝君臣有義父子有親然後祀禮之於邦教其重如此

百禮乃興於是乎謹夫婦之別順長幼之序信朋友之交使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皆親其上死其長則雖有百異端不能移其心而黠虜之焚燬祠宇瞻禮胡神煽惑蠢愚以肆其逆焰者莫得而施其術所謂上兵伐謀者實萬世之長策也而往日淆化傷俗如巫覡如浮屠如陋儒俗學之徒者亦皆中原赤子使之得皆安其堵適其意優游於大化之中以浴於天祖天孫之深仁厚澤奉幕府邦君之政令刑禁晏然樂以沒齒亦何不可之有也若夫繆聽西夷妄說稱揚眩惑以助長黠虜逆焰者則宜痛禁絕之耳或有

犯禁者處以造言亂民之刑而見鬻貨鬻藥及羶蜀之屬必焚燬破裂不許服用使民賤戎狄如犬羊惡之如豺狼天平中詔百姓有學習異端蓄積幻術歷魅咒咀害傷百物者首斬從流如有傳住山林伴道佛法自作教化傳習授業封印書符合藥造毒萬方作恠違犯救禁者罪亦如此古昔禁絕異左如是所以使民知方者固宜然也今若揚武過蠻聲教既暨百蠻稱臣奉貢然後取其物而用之亦未為不可也告接濟之姦者與得敵首同賞匿而不發者與舍匿盜同罪邦國能破虜艦者功與陷敵壘均見虜不擊者論以逗撓此皆一時權衡亦足使臣民激發興起敬奉光訓矣而大脩守禦之備慨然示天下以大憂推赤心開至誠一憂一樂必與天下同之庶足以鼓動天下矣政令刑禁

與典礼教化並陳兼施而納民軌物秉正氣而行正道皇極既立民心有主民之所欲則天之所從民從天從神聖所以變夷俗之方彼不得倒用而被所以圖我之術我將倒用之教令之權自我制之廟謨既定上下同心千塗萬轍必由是道而不變於是乎我所以布皇化即神聖之所以布皇化內有不拔之業而外無可乘之間雖使腥羶異類百方誤我將何以得欺罔我人民也夫天下大業萬世長策固非朝夕之可就天祖之業待神武而開崇神而大及聖子神孫繼述不怠而皇化洽海內也今畫一定之策立不

拔之基必當內自中國外暨百蠻上原於太初下要於無窮遵神聖之彝訓紹東照之大烈貽謀孫子繼繼承承千萬世如一日必極四海萬國於塗炭使天地間無復有西夷之妖教中原赤子永免於胡羯之欺罔然後已其規模立於內者如此乃可以外應無窮之變矣夫仁被四表兇視荒要所以使荒要又瞻天朝也事法古昔使今近於古所以使將來與今不懸也久近之不相懸所以永遠無變也荒要賓服永遠不變而天下志士仁人亦皆憤激自效爭出死力以從事於此雖事故萬變不肯易其志雖累代歷世不肯少間斷

然後大興敵愾之師食

天神之糧揮

天神之

兵仗

天神之仁而奮其威以方行天下狹者廣之

險者平之神武不殺之威震於殊方絕域則正欲使海外諸蕃來觀德輝亦何屑屑乎其伺邊誘民之患也古人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有一定之畧祀為不拔之業實國家之大事所以太觀天下通視萬世立一定不易之長策者如此矣夫明國體審形勢察虜情脩守禦而立長計實聖子神孫所以報皇祖天神之大孝而幕府邦君所以濟萬姓施無窮之大忠臣謹著五論非臣私言也天地鬼神將與聽之矣

右五論併七篇臣久藏之宵臆未敢語人非敢惜之也謂天地者活物人亦活物也以活物而行於活物之間其變不可勝窮事逐時轉機在瞬息而世之人舉細故而遺大體今舉大體則難之以細故欲言其所以解難處變者則今日所言明日未必可行故一發之口則為空言一筆之書則為死論臣是以欲無言而止然竊謂人無貴賤自太初而父子傳生一氣相承臣雖微賤亦世浴神聖之澤以至於今日奉幕府之法仰邦君之仁幸而得養生喪死無憾則亦何忍覘視天下之變故而默默無言也故特

舉其遠大者粗言之語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至其所以臨時解難處變者則當付之其人而已

文政乙酉季春

會澤安識

新撰

誌

會澤恒蔵著

安政四丁巳年八月

京三條通堺町

出雲寺文次郎

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水戸本町三丁目

須原屋安次郎

江戸日本橋南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